

波頓新書不必期待 - 無想像力

近日美國最大新聞爆料，就是美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波頓要出新書，由華爾街日報擇要披露宣傳，其中使中國反特朗普，尤其民主黨自由派人士最看重的波頓對他的老本頗有微詞，說他萬事沒有考慮連任重要。他舉多例，以中美對話，川普與習近平之間互動來證明。他說要把川普對話實披露，並特別提到川求習幫助選舉連任。白宮反應說波頓說謊，審核批准出版內容沒有問題。筆者把華爾街日報的四千字長文，仔細看了一遍。我的結論，與原來所想的有幾點不同，一是波頓書助川競選連任，二是波頓書及其政治思想(妙招)。看完後結論是，波是想出書賺錢，這無可厚非，白宮退下者除演講，教書，顧問，出書也是謀生之道，奧巴馬，希拉蕊都不都賺了一票。但以波書目前披露的內容來看，我認為此人思維淺顯，無想像力，不了解川普，對白宮作業也不適應，與基辛格的白宮日子回憶錄相比，我只能說波頓之書不必期待，乃無想像力之美書。但為波波公評，也對其所述川在中美關係上的行為作些評論，目前此書並無書評。筆者將本文寫成書評，主要根據的是波自己同意的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筆者不會花時間在此書上。

波頓的書名，「大事發生的屋子 - 白宮回憶錄」(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ir)，於六月二十三日由塞門和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首先，波書似乎專注在總統大選與外交問題有多少討論，尤無自己的主見。並非定要他談國家機密，而是應作是非分析和表達個人看法，這從華爾街日報的介紹完全看不到。整篇報導雖然引用了許多波書原文，但讀起來太像主流媒體的說法和語氣，沒有任何新奇感。當然今年是大選年，政治文書離不開總統大選，但以其書名來看，我期待深入的國家問題及外交事務，尤其中美關係錯綜複雜的分析和討論。日報的介紹必為波同意的新書報導，但令人失望，所以我才預言，此書不可過分期待，再加上白宮的審核，波書必無新意。

波書先從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思維講起，提出傳統的兩個假想。第一假想：如果中國開發，經濟發達了，即會遵守國際規則，所以在2001年讓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第二假想：如果中國富裕了，會變民主，就會避免戰爭和冷戰。但波說事實與假想相反。在此筆者要指出，上述假想為老生常談。本人認為美國政治思維不同，美國以資本主義出發，中國以社會主義著眼，思路不同，中國發達以民為本，是為民，而美國圖強是增資為先，是維資。美對中國讀錯誤，把一帶一路看成中國的侵略藍圖，而不了解它為中國十四億人口謀工作機會，解決過剩產能，勞工的問題。美國想的是她的資本能否謀利回饋，向來以霸權維護主權，以己度人。波頓保持此過時想法，固執而不反省，在其白宮國安顧問任內毫無新意。波自說：“川認同他看法，川常說制止中國不公平佔美國便宜來開發，是打敗中國軍力的最好方法。”所以當川由信波漸漸發現對中國政策有問題，波仍執強不知，以至辭職。不幸的是上述對華兩個觀點仍然存在白宮，龐培奧國務卿就仍然以上述思維行事。

波怪罪川太關注貿易談判又無進展，說川普改變說法，為連任不惜向習近平示好。在2018，美國中期選年，川普乘著G20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二月一日舉行，與習近平會面以求恢復貿易談判。會談中川同意把25%關稅降到10%。波認為川做得不對。其實，聖誕節將到，高關稅害的是美國百姓，特此心壯肚明，關稅讓步換來中國同意恢復談判作實質採買和改革是划算的。波說白宮在貿易問題上辯論了多次不得結果，大家早該知道，波頓應當也知，川普豈會不知。從後來2019達成第一階段協議來看，美國並沒吃虧，且川更猛打科技戰，可見川商人本色，善變務實，而中方談判相信白紙黑字，而不注重口頭上交換的「花言」，更何況習川間的「花言」，他們豈不知那只是客套話。波頓居然把習川和川說習是中國歷史上最大領導人的話拿來大作文章。這跟愛不愛國，有沒有損了國家尊嚴有何關係？我認為這是小題大作！

波舉了幾個例子強調川把選舉連任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其實這是美國民主政治的特色，沒有那個總統不把

◎張一飛

連任當作首要目標，是選民對自己的歷史定位，除非政治現實不可抗拒，每個總統都想連任。波頓拿此事作為他書的主軸，實在有點幼稚。要說特朗普求習幫他競選連任，那不是玩笑話是什麼？波頓太不了解中國了。中國在國際上應對美國最常用的言詞就是中國絕不干涉他國內政(言下之意，不像美國)，所以沒人會相信，任何美國總統要中國幫忙競選連任，中國就會幫忙，如果說了，也是玩笑話。從現在川普和拜登都加碼對付中國看來，兩黨都認為把注意力放在中國是分散國內問題的有效之招。波不在中國問題上談他究竟看到學到什麼，談談美國傳統中國政策為何錯誤？難道只有對付，競爭，戰爭一途？連強調突西速陷阱(Thucydides Trap)的格瑞漢阿禮森教授及霸權主義(Hegemony)提創者約翰赫斯漢默爾都對美中關係有現實的說法，波頓豈能在書中無言，太令人失望了。

波說川的言談行為表現了他的荒唐走板(incoherence)，我倒認為這是川普在外交上從沒經驗，到看到和辭職不少，而不停的試法捷徑。波辭職不難預料，他太天真，固執，不懂川不可測性，川自視很高，也相當聰明，川的荒唐走板(incoherence)是他個人習性，也是事實使然。他和其他總統一樣以連任為考績，波頓連這都不懂，川還看不透嗎？波不辭必被炒魷魚。波說川公私不分，是老板習性，國家利益就是總統利益，相反亦然，談真正私人財產，很少近代總統不退而發的。川早有企業，退休後不會吃虧，川商人本性難移，他曾經要把美國今年作東的G7在他的佛州莊園舉行，你說他或在圖利，可他認為這是

應合作建立全球抗疫機制

◎吳章銘

新冠病毒橫掃全世界。敵人雖不見面，但是造成各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巨大動盪，以及疫情後紛亂的調整，不下於一場人類自相殘殺的戰爭。據專家們說，新冠病毒不可能完全消滅，而且還會不停地變異，人類勢必與病毒長期對抗。各國不可能獨善其身而圖自保；各自為戰將是必敗之局。必須團結為全球的抗疫抗戰。

過去半年多，不少國家或省、州獲得相當的抗疫成功，但是有的又爆發外來或本地的病例。這證明：只有全球全面徹底防疫，才有真正的安全。任何地方沒有做到完全勝利，長期維持0例，則所有地方都不能放心地摘下口罩，放鬆保持社交距離，也不能正常開放公共場所。防疫抗戰沒有前線後方，沒有國界，也沒有人界。人類的防疫必須是全球總體戰。

一、中美之間本有走向冷戰的危機，不幸，新冠增加了一個大戰場，但也可以是提供了一個契機，從此開始，攜手促成國際大合作。全球抗戰需要全世界都進行充分的病毒檢測，全面的免疫注射，不能有缺口。還需要在全球進行接觸追蹤contact tracing，以便一旦發現疫情，能夠迅速找到病毒傳播的社區和範圍，精準防疫和治療，不必大範圍封城封市而過度傷害經濟和生活。追蹤主要利用手機等電子工具，追查每一個人的行踪和與他接觸者的足跡。全球抗戰需要將各國的追蹤系統聯繫起來，相互依存。然而，追蹤將使得個人數據完全被信息技術IT公司掌握；各國政府能夠通過公司，掌握本國和外國國民的個人資料。因此，有必要建立管理和監督的國際機制，法規完整而明確，所有數據只能用於防疫，而不允許公司和政府為本身的利益而利用；保護個人隱私，也保護國家安全。因此需要中美放棄冷戰，參加全球的技術合作和政治合作。

二、在技術方面，應加強世界衛生組織的職能、人力、物力、經費，支持全球防疫。世衛組織在消滅天花、小兒麻痺症、麻疹、以及正在努力消滅瘧疾、霍亂、肺結核等傳染病方面，都是國際集體努力，貢獻巨大。尤其若大國，不但負擔高額的規定攤款，還慷慨提供自願捐款。更有眾多民間組織以大無畏的精神，自願前往多災多難的國家，配合世衛組織，親身參與消滅傳染病的工作。新冠病毒不僅在貧窮國家中傳染，反而是在歐美國家和發展較快的國家(如金磚國家)中，傳染得更厲害。科學家已經警告：第一，新冠病毒隨時可能反攻；第二，SARS(冠狀病毒)的

合法的商機。

波對「華為」的看法，也完全沒有自己想像力，就像國防部出的官方版本，華為對美國國防有害。可是連美國盟友都能有自己想像力，有他們自己的判斷，波身為國安顧問，居然毫無想像力，也沒出何妙策，只說川沒做好。其實，總統做錯了，那幕僚都沒責任了？波對川被彈劾的看法也很幼稚，他認為如果民主黨耐心看川外交政策都與他連任有關，或許彈劾案的結局會不同。彈劾案一直是把川說的話拿來作文章，就再加上他對習說的話就能證明他有罪嗎？以美民調來看，認川為愛國者的真不在少數。波說香港抗議轉變成暴力時，川說那是中國內政，表示不願參與，也不願發表天安門聲明，並說美國也有民權問題。這都表示川雖從政經驗短，但政治頭腦還行，對國際事務的直覺比波敏銳。

在華爾街日報的介紹文章中，波沒說自己的主見，所提全是主流媒體對中國問題的官方版本，連語氣皆同，這和龐培奧相似。台灣統一，香港暴亂，新疆回教，冠狀病毒疫情等等問題，川似乎都有他直覺想法。波則認為川沒充分利用以上問題增加壓力。從龐培奧近日言行，似乎力道大增，我想這不是波頓書的影響，而是選期接近，選情壓力加大的原因。他特別提到川對新冠防疫疫情掉以輕心，但他沒有提出任何分析，倒是對白宮對此書的反應，說他說謊並怪他把健康安全從國家安全團隊分出到生化武器部門，而波認為是對的。白宮的指責未必會有損書的銷路，可是由華爾街日報的介紹來作結論，作者不得不以「波頓之書不必期待 - 無想像力」作本文之標題！

作者：張一飛，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來美四十餘年，現已退休，仍致力於推動中美文化及教育活動。

論中美論壇

◎謝正一

我記得我們現在要的是台灣未來怎麼辦，問題是台灣不要老是找北京的麻煩。兩岸關係只要穩定，問題自然會水到渠成。所以年輕人不懂中國大陸，我認為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因為兩岸的關係，並不是主觀意識可以左右，所以我們九二共識的再確認，如能讓兩岸關係繼續往前走，這是最重要。至於大陸如何統戰台灣，爭取台灣，甚至武力解決台灣，那是北京政府的事。我們這些人十分清楚，從1949年10月1號中共在北京成立政權以來，他就只有吞下臺灣一條路，只有笨蛋才不知道。我們要的是，不要讓辛苦建設的台灣，被民進黨和中共毀了。九二共識的原始意義，就是兩岸相互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非政治性的話題，彼此要用什麼方式表述，只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彼此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意見。至於涉及到政治性的一個中國，事實上兩岸並沒有達到什麼共識。日後的一中各表，中共當局也沒有提出很強烈的反對。然而中共當局則一直逼迫國民黨要表態一中各表，但是在國際現實上的這個一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歷屆選舉來看，中國國民黨面對中共的壓力以及民進黨一邊一國的壓力，確實在選舉上老是吃了大虧，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國民黨習慣吃老本的傳統，對於台灣民意如流水的變化，特別是年輕人對於九二共識的認知，國民黨始終沒有提

國的多邊外交功能，甚至退出好幾個聯合國系統的機構，實在是非常不智。中國不習慣議會運作，在聯合國系統內憑藉五強之一的地位而獲得一些職位和權力，卻運用不當，反而導致負面後果。今後宜用心培養國際人才，學習利才利己、助人才助己的議會運作方式，在聯合國系統內做出貢獻。新冠抗戰，是聯合國會員國開展全球大合作的契機。在抗戰當中，富國應勇於負擔。中國雖然不是富國，但是黨政府能夠集中掌握國家的資源，世界也期待中國多出錢，多出力。

一般預料，中國和印度人口多而擁擠，衛生條件較差，醫護能力不足，在高速發展中，與動物爭地爭環境的摩擦最多，可能是未來兩個最大的發病國。因此，中國最有必要率先積極促進全球合作，但不可自吹自擂與美國並列為指揮大國，以致與所有大、中、小國都發生摩擦和衝突。在國際組織和抗戰中，宜多謙虛做事，多付出，少爭利。有容乃大，兼聽為智。是不是抗疫有功，是不是國際領袖，自有公論。

四、在各國國內，防治新冠，猶如一場戰爭，需要動員全國資源、經濟、社會力量，統一調配。全民不計個人得失，不計代價，不計犧牲，以爭取勝利。這次疫情中至少有84國通過緊急時期法，授權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的運作和國民的生活。最能集中全國力量，獲得全國服從的政府，最有勝算。因此，政府的行政權力必然加強，同時必然削弱其他方面的權力和權利。在新冠疫情長期威脅下，國家長期處於某種戰時狀態，政府權力可能不斷膨脹。高度集權的政府是否舉措得當，其得失的影響巨大。因此有必要加以預防，增加對政府權力的制衡力量，有助於新冠抗戰。

美國有三權分立的制度，還有聯邦制度，各州保留相當大的自治權，與聯邦制形成又一種制衡。因此在新冠疫情中，出現許多多多的各自為政現象。特朗普聲稱自己是戰時總統，但是並沒有發揮戰時總統的統籌作用。結果美國的疫情最複雜，病例最多，死亡人數最多，疫情起伏也最多。按照憲法，簽訂國際條約，參加國際組織，需要國會通過，但是特朗普在疫情緊張時，個人宣布退出世衛組織，參眾兩院卻毫無聲音。可見其制衡機制仍有不足。

中國的各種權力都集中在黨，沒有制衡。在防治新冠中，令行禁止，全國一刀切地執行，非常有效。但是國民不

論	中	US-CHINA FORUM	
壇	美	網址: http://www.us-chinaforum.org http://www.us-chinaforum.com	
中美論壇社 主編		投稿信箱: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社務委員: 張紹週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惠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陳耀華 范湘濤 張文基 蔡社長		刊例設計 劉學武	
每週六出刊 第364期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我們對九二共識的立場和方向

我們對九二共識的立場和方向

◎謝正一

出應對的辦法！一直到現在新的主席上台，也看不出有什麼新的辦法。我們台灣工黨對於九二共識的看法，一直是站在兩岸體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我們認為這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現在的兩岸狀況就是一個國家，兩個政府，這也是事實。因此我們認為現狀就是一國兩治，也就是一國兩府，不管北京當局同不同意這個現狀，這就是兩岸現在的客觀事實，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實。因此在這個現實之下我們想說的是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治，在彼此模糊兩岸一國兩治的原則下，我們的立場是台灣人民應該和大陸人民彼此簽訂和平協議，這個協議最後的目標就是達成兩岸的和平統一。在和平統一之前，我們認為北京應該接受台灣加入聯合國，成為南北韓的模式，一國兩府。然後兩岸彼此創造統一的條件，共同邁向國家統一的目標。簡而言之，台灣工黨認為九二共識得來不易，台灣應該有自己的看法和方向。九二共識台灣應該很務實地提出台灣的立場，而且是可行的。那就是「九二共識一國兩治，一國兩府和平協議，一國兩府民主統一」。

作者：謝正一，台灣工黨名譽主席，中華兩岸事務交流協會會長，台灣佛光大學教授。

必要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中國兩千年的帝國制度中，皇權無限，但仍

在西方國家，監察權通常是由立法機構行使。但是，立法機關時常陷於黨爭而失職。這次爆發新冠疫情，各國議會都沒有提醒行政機關病毒之來臨，也沒有為預防或治療立法。這些失職無人追究。因此，一種能獨立行使監察權的制度，也應是有益的。

五、在各國新冠疫情期间，從德國總理到美國亞特蘭大市長，婦女領袖處理防疫治療的成績明顯突出。婦女特別重視家庭、子女、教育、健康與疾病照顧等等，在任任何文化中都相同。試想：“假如”2016年是希拉里當選，美國新冠疫情的防、治可能會有的怎樣的的不同？民主黨下一屆總統候選人大多已定，副總統的人選則決定將是一位女性。如果民主黨勝選，由於拜登年齡較大，這位女副總統的權力一定比過去任何副總統的權力都大，不僅國內外對她的“期待”特別高。因此有必要加以預防，增加對政府權力的制衡力量，有助於新冠抗戰。

美國有三權分立的制度，還有聯邦制度，各州保留相當大的自治權，與聯邦制形成又一種制衡。因此在新冠疫情中，出現許多多多的各自為政現象。特朗普聲稱自己是戰時總統，但是並沒有發揮戰時總統的統籌作用。結果美國的疫情最複雜，病例最多，死亡人數最多，疫情起伏也最多。按照憲法，簽訂國際條約，參加國際組織，需要國會通過，但是特朗普在疫情緊張時，個人宣布退出世衛組織，參眾兩院卻毫無聲音。可見其制衡機制仍有不足。

中國的各種權力都集中在黨，沒有制衡。在防治新冠中，令行禁止，全國一刀切地執行，非常有效。但是國民不

必要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中國兩千年的帝國制度中，皇權無限，但仍

在西方國家，監察權通常是由立法機構行使。但是，立法機關時常陷於黨爭而失職。這次爆發新冠疫情，各國議會都沒有提醒行政機關病毒之來臨，也沒有為預防或治療立法。這些失職無人追究。因此，一種能獨立行使監察權的制度，也應是有益的。

五、在各國新冠疫情期间，從德國總理到美國亞特蘭大市長，婦女領袖處理防疫治療的成績明顯突出。婦女特別重視家庭、子女、教育、健康與疾病照顧等等，在任任何文化中都相同。試想：“假如”2016年是希拉里當選，美國新冠疫情的防、治可能會有的怎樣的的不同？民主黨下一屆總統候選人大多已定，副總統的人選則決定將是一位女性。如果民主黨勝選，由於拜登年齡較大，這位女副總統的權力一定比過去任何副總統的權力都大，不僅國內外對她的“期待”特別高。因此有必要加以預防，增加對政府權力的制衡力量，有助於新冠抗戰。

美國有三權分立的制度，還有聯邦制度，各州保留相當大的自治權，與聯邦制形成又一種制衡。因此在新冠疫情中，出現許多多多的各自為政現象。特朗普聲稱自己是戰時總統，但是並沒有發揮戰時總統的統籌作用。結果美國的疫情最複雜，病例最多，死亡人數最多，疫情起伏也最多。按照憲法，簽訂國際條約，參加國際組織，需要國會通過，但是特朗普在疫情緊張時，個人宣布退出世衛組織，參眾兩院卻毫無聲音。可見其制衡機制仍有不足。

中國的各種權力都集中在黨，沒有制衡。在防治新冠中，令行禁止，全國一刀切地執行，非常有效。但是國民不

必要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中國兩千年的帝國制度中，皇權無限，但仍

必要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中國兩千年的帝國制度中，皇權無限，但仍

在西方國家，監察權通常是由立法機構行使。但是，立法機關時常陷於黨爭而失職。這次爆發新冠疫情，各國議會都沒有提醒行政機關病毒之來臨，也沒有為預防或治療立法。這些失職無人追究。因此，一種能獨立行使監察權的制度，也應是有益的。

五、在各國新冠疫情期间，從德國總理到美國亞特蘭大市長，婦女領袖處理防疫治療的成績明顯突出。婦女特別重視家庭、子女、教育、健康與疾病照顧等等，在任任何文化中都相同。試想：“假如”2016年是希拉里當選，美國新冠疫情的防、治可能會有的怎樣的的不同？民主黨下一屆總統候選人大多已定，副總統的人選則決定將是一位女性。如果民主黨勝選，由於拜登年齡較大，這位女副總統的權力一定比過去任何副總統的權力都大，不僅國內外對她的“期待”特別高。因此有必要加以預防，增加對政府權力的制衡力量，有助於新冠抗戰。

美國有三權分立的制度，還有聯邦制度，各州保留相當大的自治權，與聯邦制形成又一種制衡。因此在新冠疫情中，出現許多多多的各自為政現象。特朗普聲稱自己是戰時總統，但是並沒有發揮戰時總統的統籌作用。結果美國的疫情最複雜，病例最多，死亡人數最多，疫情起伏也最多。按照憲法，簽訂國際條約，參加國際組織，需要國會通過，但是特朗普在疫情緊張時，個人宣布退出世衛組織，參眾兩院卻毫無聲音。可見其制衡機制仍有不足。

中國的各種權力都集中在黨，沒有制衡。在防治新冠中，令行禁止，全國一刀切地執行，非常有效。但是國民不

必要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中國兩千年的帝國制度中，皇權無限，但仍

在西方國家，監察權通常是由立法機構行使。但是，立法機關時常陷於黨爭而失職。這次爆發新冠疫情，各國議會都沒有提醒行政機關病毒之來臨，也沒有為預防或治療立法。這些失職無人追究。因此，一種能獨立行使監察權的制度，也應是有益的。

五、在各國新冠疫情期间，從德國總理到美國亞特蘭大市長，婦女領袖處理防疫治療的成績明顯突出。婦女特別重視家庭、子女、教育、健康與疾病照顧等等，在任任何文化中都相同。試想：“假如”2016年是希拉里當選，美國新冠疫情的防、治可能會有的怎樣的的不同？民主黨下一屆總統候選人大多已定，副總統的人選則決定將是一位女性。如果民主黨勝選，由於拜登年齡較大，這位女副總統的權力一定比過去任何副總統的權力都大，不僅國內外對她的“期待”特別高。因此有必要加以預防，增加對政府權力的制衡力量，有助於新冠抗戰。

美國有三權分立的制度，還有聯邦制度，各州保留相當大的自治權，與聯邦制形成又一種制衡。因此在新冠疫情中，出現許多多多的各自為政現象。特朗普聲稱自己是戰時總統，但是並沒有發揮戰時總統的統籌作用。結果美國的疫情最複雜，病例最多，死亡人數最多，疫情起伏也最多。按照憲法，簽訂國際條約，參加國際組織，需要國會通過，但是特朗普在疫情緊張時，個人宣布退出世衛組織，參眾兩院卻毫無聲音。可見其制衡機制仍有不足。

中國的各種權力都集中在黨，沒有制衡。在防治新冠中，令行禁止，全國一刀切地執行，非常有效。但是國民不

必要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中國兩千年的帝國制度中，皇權無限，但仍

在西方國家，監察權通常是由立法機構行使。但是，立法機關時常陷於黨爭而失職。這次爆發新冠疫情，各國議會都沒有提醒行政機關病毒之來臨，也沒有為預防或治療立法。這些失職無人追究。因此，一種能獨立行使監察權的制度，也應是有益的。

Sino-Indian Border Clash in 1962 and 2020

The India-China border issue dates back to 1914 when British Proposed a border line between Simla (Colonial India) and Tibet, called the McMahon line but China refused to accept it, thus the hardly habitable high-mountain borderline was never settled. In 1947 India became independent from Britain and in 1949,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und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border became a hot issue between two nations in the 1950's. In 1962, the Sino-India war broke out, the Chinese troops crossed the McMahon line and took up mountain passes and territories. The war caused 1000 Indian death, 3000 Indians as prisoners and less than 800 Chinese deaths. The one-month war ended when China's Premier Zhou En-Lai declared a cease fire, withdrawing the troops from the conquered region and left the borderline as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Over the years, the borderline was never defined even after 1967, 1987 and 2013 trace evolved into a confrontation. In 2017, China was building a road in the Doklam Plateau for Bhutan and China that arose India's objection threatening to destroy the road with troops carrying weapons and operating bulldozers. The two sides eventually cooled off with China stopped road construction.

Since early May 2020, Indian and Chinese troops have reportedly engaged in fist fights, aggressive face-offs and clashes causing casualties at locations along the Sino-Indian border near Pangong Lake in Ladakh and Tibet, China and near the border region between Sikkim and Tibet region. The incidence was started by Indian troops crossing the border line (Indian Prime Minister Modi had said that the Chinese troops did not cross the border line). Unfortunately the clash resulted in a death toll of 20 Indian soldiers including an officer and some unknown number of Chinese casualties. Fortunately, the clash did not use weapons as the two sides had agreed not using weapons at border when conflicts occur. Ironically, this incident happened while the U.S. is having trade issues with China and India on the one hand and contemplating to practice her Indo-Pacific strategy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visited India on June 25 and President Trump offered assistance to mediate the Sino-India conflict which was not welcomed by the two parties.

The U.S. has always taken interest in the Sino-India affair and expressed her opinion. I recall a letter to the New York Times written by Prof. Li Tich-Tseng (autobiography, Chinese Ambassador to Iran (1942-45) and Thailand (1946-48)) in response to the newspaper's editorial. The letter is a clear evidence that the U.S. has always taken side against China, back in 1962 as it is now regardless of circumstances. See Today's NY Times: India-China Border Dispute: A Conflict Explained, Russell Goldman, NY Times, June 17, 2020, and Will India Side with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the West Against China? A Test Is at Hand, Maria Abi-Habib, NY Times, June 19, 2020. I am including the entire letter by Prof. Li below (in [...]) for readers to ponder: Nehru in 1962 prior to the Sino-India war and Modi today in 2020 facing a potential border war.

Letter to The New York Times THE SINO - INDIAN BORDER Nehru's View Regarding Settlement of Problem Discussed

The writer of the following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Hartford, and author of books on Tibet.

TO THE EDITOR OF THE NEW YORK TIMES: Your editorial of Jan. 2 criticized Mr. Nehru in the following words: "By the standards India has now set Communist China is not an aggressor on India's

Himalayan frontier but simply a rectifier of borders outlined under colonial rule." I wonder by what standard Communist China can be called an aggressor so far as the Sino - Indian border dispute is concerned. Regarding the western sector of the disputed border, Mr. Nehru himself admitted in 1959 that "this was the boundary of the old Kashmir state with Tibet and Chinese Turkestan. Nobody had marked it." Chinese troops, whether Nationalist (until 1949) or Communist (thereafter), have only guarded a traditional, customary line there and have never encroached upon Indian territory. While Pakistan has never raised any objection to the Chinese position, Mr. Nehru now claims as Indian territory an area of 38,000 square kilometers, to which neither British nor Indian jurisdiction has ever extended and within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rom March, 1956 to October, 1957, but a motor road from Yehcheng in Chinese Turkestan to Gortok in Tibet without even being detected by the Indian Government.

McMahon Line As to the eastern sector the so called McMahon Line was imposed the Tibetan representative on March 24, 1914, at Delhi by Sir Henry McMahon behind the back of the Chinese delegate. It was never discussed at the subsequent Simla Conference. Nor was it ever recognized by any Chinese Government - Imperial, Nationalist, or Communist. It aroused the displeasure

of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Sir Charles Bell's account) and the Lhasa Government also expressed strong dissatisfaction with it. Chou En-lai in his note to Nehru of Sept. 8, 1959, declar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bsolutely does not recognize the so-called McMahon Line, but Chinese troops have never crossed that line." On the other hand, Chou charged in the same note tha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rebellion in Tibet, Indian troops not only overstepped the line, but also exceeded the boundary drawn on current Indian maps, which in many places cuts even deeper into Chinese territory than the McMahon Line. It is more fair to say that by the standards India has now set Communist China is doing what Mr. Nehru thinks fit and proper, i.e., liquidating anachronistic colonialism - with the only difference that Portugal actually ruled Goa for more than four centuries, while the British colonial power in India only outlined the border now claimed by Mr. Nehru, but did not establish it legally for a single day. In your editorial of Jan. 4 you commented further that "India was, of course, the first to set an exampl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ouble standard through its invasion of Goa."

Perplexing Action I do not think that one should blame India too much for having used force to liberate a part of her own territory from colonial rule. It was against colonial rule that this country began its independent career. But what has perplexed the world is rather Mr. Nehru's liquidation of French and Portuguese colonial rule in India while inheriting the benefits of British rule there. A study of his policy toward Bhutan, Sikkim and Nepal, his suppression of the natives in Assam and his strong-arm action in Hyderabad and Kashmir would reveal the meagerness of his departure from British colonial precedent. Communist China has settled her border issues with Burma and Nepal amicably.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Sino-Indian frontier question cannot be similarly settled, if only one standard is applied by the Indian leader.

TIEH - TSENG LI, West Hartford, Conn. Jan. 7, 1962 Reading from the old and present NY Times articles, we can see that the U.S. has harbored the legacy anti-China strategy more than seven decades, but is that strategy really grounded with evidence that China is truly an aggressor? No one can say so especially the U.S., counting how many wars the U.S. has initiated more than China has. Modi is in a similar position as Nehru back in 1962 but Modi has five more decades of time to observe China, her non-alliance strategy similar to India's and her strong economic and defensive military power. Hopefully Modi will make a wise decision on his own rather than falling into the Thucydides trap that the West believes in and prepares for. (The author wrote this article not only to clear up history but also to honor his respected uncle, Prof. Li, with whom he only had met once since WW II in New York while Prof. Li had briefly visited.) Jfay Chang, Ph.D., Inventor, Author, TV Game Show Host and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as well as serving as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